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陸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為主。郭象注。未生以

生之主也。

林希逸口義。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

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

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成玄英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

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

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勢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

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贅。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

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

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

養生之主也。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使心因形勞。未懷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成玄英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同。好勝呼報反。下升證反。雖復。扶又反。下皆同。絕。音旅。以。嫌。苦。簞反。足也。殆。已。向云疲困之謂。劉辰翁點校。吾生也止而已矣。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求勝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言之。三十二篇屢致此意焉。絕學無憂。謂之反覆。三四語常恐負之。林希逸口義。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徹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郭象注。忘善惡

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閤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成玄英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為經。郭象注。順中以為常也。成玄英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同。閤然。亡本反。又音門。遠。已。于。萬反。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准。同。以。養。羊。尚。反。注。同。劉。辰。翁。點。校。為。善。止。盡。年。善。與。惡。為。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為。善。第。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東。一。邊。為。中。為。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為。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衣。之。背。縫。曰。督。脉。之。循。脊。曰。督。皆。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染。着。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為。之。寬。哉。其。亦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林希逸口義。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請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又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成玄英疏。庖丁謂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

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踣。不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腳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离析。砉然騞然。進奏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音音節。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響。雅合官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譴善哉。技蓋至此乎。成玄英疏。譴。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伎術。一至於此者也。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剗毛。為于偽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徐於綺反。向。偃彼反。徐。又於佇反。李音妖。所踣。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刺也。砉然。向呼鵬反。徐許鵬反。崔音畫。又古鵬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騞然。許丈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聞也。騞。呼獲反。徐許慶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便婢面反。開

解音蟹。譚徐音順。又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具綺反下同。劉辰翁點校。庖丁止此乎。其言肩倚膝踦。已揮霍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林希逸口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勢也。用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若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力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嘻。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成玄英疏。捨釋。嚮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劉辰翁點校。猶疑多了此句。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間。成玄英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注。但見其理間也。成玄英疏。操刀既久。煩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

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陸德明音義。所好下呼報反。注同。林希逸口義。庖丁釋刀止全牛也。釋刀。舍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闇與理會。成玄英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皆心靈以虛應。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理順。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絕也。成玄英疏。依天然之湊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獲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批大郤。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商。成玄英疏。問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商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節解窾空。就道令殊。成玄英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郭象注。刀不妄加。成玄英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

分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而况大軫乎。郭象注。軫。大骨。斲刀刃也。成玄英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軫。大骨也。夫技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体真空。細感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德。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鎖迷反。字林云。擊也。父迷。父節二反。大郤。徐去逆反。郭音却。崔李云。間也。之處。昌慮反。今離力呈反。下同。下力智反。道音導。注同。大窾。徐苦管反。又苦未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節解。戶賣反。技經。本或作倚。其綺反。徐音技。肯。徐苦等反。說文作肩。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反。崔向徐並音啓。李烏條反。又一音磬。司馬云。猶結處也。經。槩。古代反。微礙。五代反。大軫。音孤。向郭云。軫。大骨也。崔云。槩。結骨。斲刀女六反。劉辰翁點校。方今止軫乎。何等粗事。寫得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意多恍惚。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極精切。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

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太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軫乎。軫。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郭象注。不中其理間也。成玄英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况小學之人。未体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族庖。月更刀折也。郭象注。中骨而折刀也。成玄英疏。况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郭象注。硎。砥石也。成玄英疏。砥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况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巖然矣。陸德明音義。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衆也。硎。音刑。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砥石。音脂。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

礪皆磨石也。林希逸口義。良庖止於礪。良庖庖之善也。族庖衆人之
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
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尤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
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
無損也。更音庚。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成玄英疏。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
用無厚之刀。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况養生之士。体道
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
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礪。成玄英疏。重前文結成其義。
劉辰翁點校。彼節止於礪。此豈屠牛口中語。意中事哉。何此老為人
一至於此。雖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不過如此。不知文字之妙。何從得
之。林希逸口義。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
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
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
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間平聲。雖然。每至
族吾見其難為。郭象注。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郭象注。不復屬

目於他物也。行為遲。郭象注。徐其手也。成玄英疏。節骨交聚磐結之處。
名為族也。雖復遊刃為空。善見其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為
怵惕戒慎。專視徐手。况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涉必須
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動力甚微。譙然已解。郭象注。得
其宜。財用力少。如土委地。郭象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成玄英疏。
譙化百反。譙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驚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
如土委地。有何蹤跡。况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
合。能所泯然。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象注。逸足容豫自得
之謂。成玄英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驚刀。彷徨從倚。既而風韻清
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善刀而
藏之。郭象注。拭刀而被之也。成玄英疏。善能保養。故拭而被之。况美擯
生人。光而不曜。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郭象注。以刀可
養。故知生亦可養。成玄英疏。魏侯問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
神妙。故難以善哉。陸德明音義。為戒。于偽反。下皆同。屬目。章欲反。譙然。
化百反。徐又許伯反。已解。音蟹。下皆同。提刀。徐徒稽反。躊躇。直留反。躇。直於
反。善刀。善猶式也。拭音式。殺他刀反。劉辰翁點校。雖然止生焉。此結

却是記體。無要緊一轉更妙。此其所以不闕折也。但語言款曲亦不可及。若以養生言之。正是險處得自在力。至於收拾變化。寫得提刀四顧躊躇。亦覺此老神氣獨王。林希逸口義。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簇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竅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此个難事做。悚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如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深著力也。諒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

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難為如字。下為戒等去聲。諒獲劃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象注。介。偏削之名。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削也。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則於足者也。天與其人也。郭象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成玄英疏。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削曰獨。天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其心神內用。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削而已哉。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成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

趣者亦可全生。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則也。向郭云偏則也。崔本作兀。又作跣。云斷足也。偏則音月。又五割反。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也。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也。只一則字。看它寫幾樣。偏要在不全形上出。幹此處驚問。又是常態。却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者。乃異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澤雉一語。又若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至不善。所謂自抱負亦不在人下。言吾則足。如雉畜於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時。此語有英氣未除在。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則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則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則之邪。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郭象注。斲求也。樊所以籠

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入籠而服養哉。成玄英疏。斲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神雖至不善也。郭象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至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成玄英疏。雉居澤飲啄自在。心神長。至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為之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陸德明音義。一啄。陟角反。不斲。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為園中也。妙處。昌慮反。雖至。于况反。注同。長至。丁亮反。又直良反。林希逸口義。澤雉止善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至不善也。不善。不樂。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畜許六反。老
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成玄英疏。老君
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若縣。當周平
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闕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
明死生之理。派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
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
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失。懷道之士。
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泊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弟子曰。非
夫子之友邪。郭象注。恠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成玄英疏。夫秦失
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成玄
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成玄
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
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成玄英疏。然猶可也。
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成玄英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郭象注。兼其无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
致此甚愛也。成玄英疏。祈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
兆庶。慙念蒼生。不待勤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
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惻。故知非老君
門人也。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
可加。成玄英疏。是指斥人哭也。倍加也。言逃適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
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郭象注。感物
太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
庸非刑哉。成玄英疏。夫逃適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若。有同
撫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陸德明音義。老聃。吐藍反。司馬云
老子也。秦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三號。戶羔反。注同。倚戶。於綺
反。少者。詩照反。先物。悉薦反。又如字。理上往。一本往作住。遯天。徒遜反。又
作適。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大深音泰。憂樂。音洛。下文注同。
劉辰翁點校。老聃止之刑。弟子恠以其老聃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
秦失之對。則以為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
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背棄

其天。自取冰炭於胃中者也。猶肉刑也。適。離也。林希逸口義。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剥。便是為貶剥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期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適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郭象注。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郭象注。理當死也。成玄英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郭象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成玄英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注。以有係者

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成玄英疏。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謂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真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驚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植。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陸德明音義。所錯七路反。縣音玄。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為縣。以死為解。劉辰翁點校。適來止縣解。養生者。甚以哀樂為冠傷害心者。哀為甚。吾欲逃去得乎。哀哉。縣解者。苟能悅此。便是第一。如言超縛出世外之意也。林希逸口義。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樂音洛。指窮於為薪。火傳也。郭象注。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

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生也。成玄英疏。窮盡也。薪柴薪也。為前也。言人然火用乎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薪吾曾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未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成玄英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陸德明音義。指窮於為薪。如字。絢句為猶前也。火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傳繼續也。崔云。薪火燭火也。傳延也。之中。丁仲反。劉辰翁點校。指窮止盡也。薪有盡而必窮。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火。不知從何來。非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結。以此妙哉。林希逸口義。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故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而講理。到此却把个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宋朱晦庵大全集養生主說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

猶擇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

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閑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鐺枷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為